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蜀碧 第一卷 起戊辰、止癸未

戊辰崇禎元年冬□有二月，陝西賊大起。陝西連歲大侵，平涼、延安間饑民相聚為盜。首亂者王子順、苗美、張聖、姬三兒、王嘉胤、黃虎、小紅狼、一丈青、龍得水、混江龍、掠地虎、上天猴、闖王、孟良、劉六等、名目甚眾。督撫討之，久無成功。其後併小為大。李自成、張獻忠虎視鴟張，秦、楚、豫、蜀之間，戰無堅陣，攻無堅城，肝腦塗中原，而明社屋矣。

丹稜學博何修云：天啟間大旱，遵義守令集黃冠禱雨，拜章者伏地彌日，及起，守詢之云，上帝召天下都城隍議事，章出甚遲。問議何事。云戰場始於陝西。至崇禎初年，秦中賊果起。修，明季遵義人。

己巳四川地大震。是後不書四川，所紀皆蜀事也。

庚午

辛未

壬申

癸酉，秦、蜀二境，擊柝相聞，賊既亂秦，蜀豈無知！而瞿塘、劍閣間，不聞修邊備，實軍儲，袖手以待賊入何與？備敘歲次，痛當事無陰雨之憂也。

甲戌，敘州母豬洞銅鼓鳴，聲聞一晝夜。

二月，流賊張獻忠，始自楚犯蜀。獻忠，陝西膚施人；本將家子，少時從軍犯法，得總兵陳洪範救免，刻梅檀為洪範像事之。其為賊也，與羅汝才同起。獻忠身長而瘦，面微黃，鬚一尺六寸，傑勁果俠，軍中稱為黃虎又號八大王。二月，自鄖陽渡漢，犯襄陽，連陷紫陽、平利、白河等邑，遂入四川。

賊陷夔州府，及大寧、大昌、開縣、新寧諸邑。賊至大昌，人皆走避，有羅傑者，獨坐室中，正衣冠，閱書史，賊入罵之，遇害。

賊犯梁山，邑人申書涂原擊走之。原以中書家居，賊至，集鄉勇與戰。箚銃間，伐大松壘山徑，而用竹畚囊石飛擊之。又以毒矢射賊，中者見血立斃。賊敗退入巴州，為川兵所破，去攻太平，石砭女土司秦良玉將兵至夔，蜀撫劉漢臣運長壽之米順流濟師，賊知有備，不敢攻，太平圍解。漢臣及按臣黨崇雅，請用涂原，以蜀人治蜀兵，不許。

賊攻保寧不下，走犯廣元，城上發■石擊之遁。賊攻保寧，推官張一鶚、按臣劉宗祥、川北道夏時亨，共謀守禦，不能下，走攻廣元，圍七晝夜，城上人發■石擊之，賊遂遁。

方賊犯彝陵、松滋，入歸巴萬山中，荊州推官劉振纓提施兵從戰香溪壩、平陽壩，斬獲殊眾，而楊正芳有金沙舖之捷，李卑有蓮花、白溝、二坪之捷，鄧■有胡地冲之捷，許成名有仙女之捷。當時川撫若董石砭，兵力扼巫夔，不令得入，諸鎮戮力，可望成功。迺施兵以援荊東下，捨之勿追，夔關天險，無一人敢誰何。此賊入蜀之始也。

乙亥

丙子

先是，賊既退秦、楚間，藩封數陷，蜀王泄泄然，不知遠慮。成都令吳繼善，痛哭於王之朝，以書諫曰：高皇帝眾建藩輔，基置繡錯，數年以來，踏命亡氏，失其國家。此數王者，非真有敗德失道見絕於天也，直以擁富貴之賞，狃便安之計，為賊所利，而不思自全，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！今楚氛日惡，秦關失守，曹、闖、姚、黃（時姚、黃賊初起）陸梁左右，殿下付之悠悠而不恤。夫全蜀之險，在邊不在腹，若設重戍於夔門劍閣，誠足自固；否則黃牛白帝，亦屬彝庚；黑水陽平，更多歧徑。迺欲坐守門庭，謂為設險，不可解者一也。往者，蘭酋撲滅，獻賊逃遁，止以蘭兵力有虧，獻地利不習。今者，荊襄撤其藩籬，秦隴寒其唇齒；揣量賊情，益無瞻忌；而欲援引前事，冀倖將來；不可解者二也。至於錦城之固，不及秦關；白水之險，寧踰湘漢；此可恃以無虞，彼何為而失守？且城如孤注，救援先窮；時及嚴冬，長驅尤易；彙卵不足喻其危，厝火不足明其急；而猶事泄泄以幸苟免；不可解者三也。為殿下計，宜召境內各官，諮諏謀議，發帑金以贍戍卒，散朽粟以慰飢民；出明禁以絕廝養蒼頭，濶積逋以免流離溝瘠；募民兵以守隘，結彝目以資援；政教內修，聲勢旁振；則可易危為安，轉禍為福。苟或不然，蜀事誠莫知所終矣。竊為殿下危之，王不能用（吳，江南人，才辯闊達，有謀略，後殉難於蜀。）。

丁丑閏四月，雅州地震。馬湖四土司，地震者二；敘州、建武、瀘州、越雋，皆同日震。

五月，闖賊李自成，自秦州犯蜀，連陷南江、通江等邑，尋退去（自成出身事，見正史，此處從略。）。

劍州大水。先一日，沿灘巨石數百皆反覆無定，及水至，民登州堂以避者免，餘俱漂沒。黃陽凶具架屋檁者纍纍。

九月，龍安地震。榮縣黃時太家地鳴，聲聞半里。工科給事中吳宇英言於朝曰：臣鄉以詔書徵發救關中者無已，壯丁死於瘡痍，老弱困於騷動，以此城邑空虛，關梁不戒，賊蹈瑕抵隙，連陷南江、通江二邑，鎮臣侯良柱，猶以賊遁為功，易視賊占；曰地震主兵，又曰地鳴者伏屍流血；災不徒設，臣竊憂之（宇英，潼川人。）。

□月丙寅，李自成由漢中趨攻廣元，總兵侯良柱戰死。李自成、混天星、過天星等，以□月初三日破漢中之寧羌州，分其軍為三。一由黃壩攻七盤關，一由梨樹口麥坪入廣元，一由陽平關過青岡坪土門塔，向白水。侯良柱壁廣元，賊至，力戰死於陣，賊結

七□營於烏龍山下（良柱陣亡，有屍無首，後削生前官職。）。

賊陷昭化，知縣王時化死之。初五日，賊分兵守二郎關。初八日，從淺灘過河，破昭化，知縣王時化不屈死。

賊破劍州，知州徐尚卿及州人楊於鼎等死之。先是初九日，賊攻劍門，州吏士塞石牛道不得過，回屯江口。初□日，疾趨攻劍州，城將破，知州徐尚卿召士民語之曰：城不可守，吾惟有死耳。爾等避之，眾不忍去。尚卿書「城空不可守，仗節為誰危；苟竄那無計，殊羞孤影隨」數語；匿於懷。於鼎與尚卿共守城，城陷，尚卿自縊死，於鼎率子姪諸生令青等督眾巷戰，奮臂擊賊。賊怒，支解以死，子姪皆被殺（尚卿，福建舉人。）。

賊破梓潼。□二日，梓潼破，庠生趙節、妻魏氏被執。給賊曰：家有積金，窖之江邊，願取以行。賊喜，同至園子，潭氏奮身投水死。

賊陷江油，執知縣馬宏源。賊破梓潼，三分其軍。一往綿州，一往鹽亭，一往江油。江油陷，知縣馬宏源被執，不死，尋提問。

賊攻綿竹，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死之。賊至綿州，彰明、安縣、羅江、德陽、漢州，聞風先潰。攻綿竹，執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，令之跪。鐸大罵不屈，殺之。復脅趙氏。氏亦大罵，賊又殺之。時貢生施奇才妻姜氏，避亂西山，聞賊近，恐其辱也，拔一簪授婢曰：「吾不能逃，汝速去。萬一得生，汝主自北歸來，持此語之，我不敢為家門羞。」囑畢，投崖死。

賊焚新都，越一日，焚彭縣。

賊掠郫縣，主簿張應奇死之；攻溫江，丞簿縱繫囚逃。

賊破金堂，典史潘夢科死之。鹽亭一股賊，抄西充，折遂寧，趨潼川，直走金堂，攻破之。夢科不屈死。自是重慶以下，皆戒嚴矣。

賊圍成都二□日，蜀王之墳柏刊焉。

冬□有二月，總督洪承疇、總兵曹變蛟，帥師援蜀，次於廣元。初，巡撫王維章以賊去，而侯良柱撤隘兵也相齟齬。上書言之朝廷，深以為憂。維章守保寧，良柱守廣元。及廣元破，良柱戰歿，賊直逼成都。維章吾在其下，不及援。按臣陳廷謨雖檄總兵羅尚文集永遵松茂之兵來援，又自以使事訖，新按臣梁士濟已至，意可弛擔，有詔維章、良柱俱落職，戴罪自贖。廷謨降三級。蓋不知良柱之死也。時，輔臣劉宇亮宗人殲於綿竹，告家難，上逮治維章，以傅宗龍代之。

戊寅春正月，洪承疇大敗闖賊於梓潼，賊還走陝西。是役也，賊陷州縣三□六，蜀創甚。

夏六月，秦寇再入蜀。寇由陽平、白水再入蜀，巡撫傅宗龍以滇兵二千與蜀帥羅尚文謀戰守，卻之。

己卯，保寧天鼓鳴。時，成都東嶽廟玉帝像自動不止。

夏五月，以參政邵捷春撫蜀，代傅宗龍也。

秋八月，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。先是□一年夏四月，張獻忠偽降於穀城，理臣熊文燦賂黃金■裹千、珠琲盈斗、他貨累萬，受其降。及是年五月，獻忠復叛，攻殺知縣阮之鈿，漢東大擾。上命閣部楊嗣昌督師討之，賜上方劍，宴於平臺後殿。上手觴嗣昌三爵，賜以詩云：「鹽梅今暫作干城，上將威嚴細柳營，一掃寇氛從此靖，還期教養遂民生。」書用黃色金龍蠟箋，後署云「賜督師輔臣嗣昌」。

張獻忠寇蜀，官軍敗績於湯家壩。先是，左良玉罹■山之敗（在七月。），獻忠謀入秦，秦督鄭崇儉率副將張應元、汪之鳳、賀人龍、李國奇扼興安，賊犯興山、太平等縣，屯於永寧關、大巴山分水嶺秦蜀之交界，又從義溪走馬家洞、沙子嶺，以闕合江，從鹿耳坡、高竹坪以窺大寧。蜀撫邵捷春，遣其兵二千人，同副將王之綸、方國安分地拒險。八月，官軍敗績於湯家壩，之綸力戰不支，都司何明沒於陣，裨將多傷。

九月，方國安部將岳宗文、譚金■弘破賊於三尖峰。時，又破之於黑水河。張獻忠、羅汝才分其軍，自白水之碧魚口入秦，合江之萬家坡入楚。

冬□有二月，流賊羅汝才犯蜀（汝才，綽號曹操。先，豫中童謠云：「鄴臺復鄴臺，曹操今再來。」汝才因假以為號。）。

庚辰春，全川地鳴。

夏五月，石砭女士官秦良玉大破羅汝才於夔州。汝才入巫山，為良玉所扼，遂犯夔州。良玉師至，迺去，已而邀之馬家寨，斬首六百級，又追敗於留馬壩，斬其魁。東山虎複合他將大敗之於譚家坪北平？又破之仙寺嶺，奪汝才大纛，擒其渠副塌天等六人，賊走大寧。

六月，安岳紅雨著物，俱赤色。

秋七月，督師楊嗣昌駐師彝陵。時，張獻忠敗於瑪瑙山，遣間說左良玉曰：獻忠在，故公見重，良玉酒圍而不攻，賊得與山市民鹽芻米酪，收潰卒，養痍傷，久之自興房走白洋山，西合羅汝才，悉銳來攻夔州，官兵大潰。楚將張應元中流矢，突圍走；參將汪之鳳等戰死。嗣昌在襄陽聞之，迺進師彝陵。嗣昌虛悅自用，又煩瑣無大略，軍行必自裁進止，千里待報，動失機宜。其駐彝陵也，偕幕士飲酒賦詩，一月不進，取華嚴第四卷，謂可詛蝗已旱，公然下教郡邑，且以上聞。朝士聞而歎曰：文若其將敗乎？擁百

萬之眾，戎服請經，其衰已甚，將何以戰。嗣昌，楚人，不欲賊一騎蹂楚。其初至軍，即謀以蜀困賊，謂蜀地險遠，極邊則松潘諸蠻，吾藉將士力蹙賊而致之蜀。蜀能守則守，不能守，棄涪萬松雅之間以陷賊。秦兵斷棧道，臨白水；滇兵屯曲靖，扼白石江；我率大兵掩擊其後，驅入松潘諸蠻中，可制賊死命。又恐蜀之門戶堅，反而決門，凡蜀兵之強者，輒調之以飾他備；巡撫邵捷春戲下止弱卒二萬，守重慶。捷春憤曰：令甲失一城，巡撫坐，今以蜀委賊，是督師殺我也。爭之不能得。

時，嗣昌又下檄曰：賊東走大寧、大昌，由彝陵下荊襄者，我當之；西走紫興、房竹，入秦者，左良玉當之。伺四川，走夔門，邵捷春當之。又令蜀撫棄兩省界中三關隘口，專守夔門；用楚大兵從竹房逼賊於大寧、大昌，勢如圓盤點滴不漏。捷春意其以失地相害也，堅守各隘；會隘將覃思岱、楊茂選者，不相能；思岱陰中茂選，捷春不察，立召茂選，斬之，即以兵屬思岱，一軍皆怨，相率委去。賊遂從此隘入，諸隘駭散，賊直斬夔關，從白馬渡過江，壁達州西關，蹂及蓬綿矣（見研齋文集。）。

巡撫邵捷春移秦良玉兵至重慶。時，知綿州陸遜之罷官歸，捷春遣往按行營壘過秦，秦冠帶佩刀出見，左右男妾餘人，然能制其下，視他將加肅，為陸置酒。歎曰：邵公不知兵，吾一婦人，受國恩，應死，所恨與邵同死耳。遜之請其故。良玉曰：邵公移某自近去。其所駐重慶三四里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，固已失地利矣。賊在歸巫萬山之上，俯瞰吾營，鐵騎建瓴而下，張令破，次及我，我敗，尚能救重慶之急乎？且閣部驅賊入蜀，無知愚皆知之，不及此時爭山奪險，令賊毋敢即我，而坐以設防，此覆軍之道也。

九月，張獻忠陷大昌，總兵張令死之。捷春收兵扼梁山。先是，萬元吉駐巫山，邵捷春駐大昌，相聲援。捷春用其將邵仲光之言，以大昌之上中下馬渡，水淺地平，難持久，迺扼水寨之觀音巖為第一隘，而夜又巖、三黃嶺、磨子巖、魚河洞、下湧諸處，各分兵三四百人以守。元吉以兵分力弱為憂。賊以九月，先突觀音巖、三黃嶺，窺下馬渡，無備，破之。元吉急檄諸將邀之於譚家嶺、七箐坎、乾溪，而張奏凱以專兵屯淨壁，捷春用羅洪政、沈應龍二將兵助之。已而獻忠從竹園坪突過淨壁，進屯開縣。嗣昌聞蜀兵潰，取觀音巖守將邵仲光斬以徇。是時，張令中流矢死，石砮軍亦覆沒，令故奢崇明降將，年七十餘，能馬上用五石弩，中必貫革，忠勇善戰，軍中號神弩將，捷春倚之。然性輕敵，時有賊策一騎，於山呼其壘曰：誰是張將軍，令易之，躍馬出。賊曰：若善弩，今用相報，發矢中項以歿。良玉兵既敗，單騎見捷春曰：事急矣，盡發吾溪洞之卒，可二萬，我自饋其半，半饋之官，足破賊。土官家調兵，用一著一帶者，最急著，以能飯者畢，至帶則掃境盡出也。捷春見嗣昌與己不相能，而蜀無見糧，峒寨之人詎可信，遂謝良玉言，不用，自收其兵扼梁山。時，有降賊自請於捷春曰：某降有日矣，而公不我用，有疑我心乎？邵曰：軍機大事，汝新從賊來，固不能無疑。賊曰：吾從賊久，恨失身，欲圖報國，公疑則速殺我，否則當早用吾計。今賊大眾既疲，乘饑可滅，倘有他賊以軍糧接濟者，雖百萬眾，無能破之矣。捷春從之。賊盛言諸賊山中所窖金銀處，以動將士，而道上所遇皆餓殍，無人色，其死者剖其腹，盡草樹皮，謂可信。迺盡新募軍者二萬人深入，皆覆沒焉。

捷春退屯綿州。羅汝才既與張獻忠合，獻忠以梁山河水深，不得渡，謀於汝才曰：達州河淺，不如自開縣西走，復東向，而趨達州。是時，方國安招集殘兵保達之郊，獻不致爭，賊遂渡河，長驅深入。捷春退屯綿州，扼涪江。

賊趨漢中。趙光遠、賀人龍拒之，復走巴西。捷春既扼涪江，賊聞，疾走劍州，越廣元，將從間道趨漢中。趙光遠、賀人龍拒之於陽平、百丈二關，不能進，迺踰昭化，復走巴西。張應元合楚、蜀兵邀之於梓潼，戰小利，賊反鬥，被■，蜀將曹志耀、王光啟、張世福，力戰卻之，降將張一川等陣亡，涪江軍聞之遂潰。

賊屠綿州，捷春歸成都，賊逼成都。賊從綿趨攻內江。內江有土司家將毛文者，設守，賊至，文與戰，大敗之於東瓜崖，殺其渠魁曰曹四。賊因偃旗鼓，疾走成都。成都城龜形，其下皆鑿石，惟北角樓用土填築，少瑕。賊夜至，穴城數處，將穿矣，城中出董卜蠻者，與之戰，賊大敗，殺其卒萬人遁。

冬月，參足突入玉井。占曰：虎狼暴害；其時，獻方蹂躪四川，蓋其應也。

一月，逮邵捷春論死。嗣昌先以大昌失事，糾捷春罪，用監軍道廖大亨代之。捷春為人清謹，有惠政，士民哭送者載道，舟不得行，競逐散旗官，蜀王疏救，不聽。

楊嗣昌進軍駐重慶。嗣昌幕下評事萬元吉，饗士於保寧，用猛如虎為正總統，張應元副之。令率其軍，趨綿州，諸將分屯要害，而元吉自間道走射洪，過蓬溪，以待賊。時，賊屯安岳周里場，知官軍至，宵遁。如虎選騎逐賊，元吉與應元營安岳城下，以截賊歸路。是月也，賊縱掠什邡、綿竹、安縣、德陽、金堂，所至空城而遁。復由水道下簡資。嗣昌徵諸將合擊，皆退縮，賊遂陷榮昌、永川。

二月，賊陷瀘州，知州蘇瓊死之。瓊，江南進士，城破，正衣冠，向闕拜泣，坐堂上，賊至，不屈死。時，嗣昌在重慶，下令赦汝才罪，降者授官，有擒斬獻忠者賞萬金，爵通侯。次日，堂皇廚湏，遍題有「斬閣部頭來者賞銀三錢」。嗣昌瞠視咄叱，疑左右皆賊，勒三日進兵，會雨雪道斷，再戒期視師，三檄賀人龍不至。初，嗣昌憂左良玉跋扈，私許賀代左，為平賊將軍。已而，良玉有瑪瑙山之捷。謂賀且需後命。良玉聞之，不悅，二將以是怨望。元吉進曰：軍心未一，不可以戰。盍令前軍躡賊，後軍為繼，中軍從間道出梓潼，扼歸路，以徐候濟師；此萬全策也。嗣昌有驕色。曰：賊易與耳，焉用分兵示弱耶。至是獻忠破瀘州。瀘州城三隅，形銳而面江，止立石跼一路可北走。元吉請以大軍自南擣其老巢，伏兵旁塞玉蟾寺，蹙賊北竄永川，逆而擊之，可以盡殲。已而抵立石，賊營先移，秦師屯小市廂，隔水而陣，賊渡南溪，秦兵縱之，遂越成都，走漢州、德陽。元吉單騎至藉田鋪，賊渡綿河，入巴州。嗣昌既詘監軍謀不用，將以明年正月自統舟師赴雲陽，檄三軍陸行，疾趨追賊，毋令他佚。諸將迺盡從瀘州躡賊後，賊反而東走，諸路盡空，不可復遏。於是，自巴抵達，及於新開。

辛巳春正月己丑，總兵猛如虎追賊及開縣之黃陵城敗績。參將劉士傑等死之。官兵追賊至黃陵，日晡兩作，參將劉士傑環甲持矛，摧陷賊陣，賊眾披靡，後軍無繼者，賊密抽騎，越竹箐中，乘高大呼馳下，士傑及遊擊郭開、猛如虎之子，先捷力戰，皆死。如虎率牙兵臺拒，中軍馬智挾之衝突潰圍走，纛符盡失。嗣昌在雲陽聞敗，頓足歎曰：「吾不用萬監軍之言，以至於此。」賊遂東下。

萬元吉永川之議也，猛如虎先行詢鄉導，無一人應者。元吉輕騎至城中，惟丞簿一、二人，縣令戴堯雲已先期遁。及諸將會於瀘，中軍陳可立擁纛牛頭山，飲倡樂以觀鬥。元吉令之赴賊，背道馳去。如虎所將寧國兵止六百騎，餘皆平賊鎮兵（平賊鎮左良玉），驕悍不法。流言云：「想殺我左鎮，跑殺我猛鎮。」蓋諸軍隨良玉優游不戰，而如虎逐賊，日馳風雪中，不樂也。未幾，

大噪西歸。易曰：「師出以律否臧凶。嗣昌之軍律如此，宜其凶終也。」

元吉以嗣昌薦，起自廢官，欲乘時會，以立功名。當自保寧趨達州，時賊燒絕驛置，七百里不見煙火，單騎崎嶇箐鋌間。至江捨騎放舟，始及大軍。故一見督師，即請分兵以為後；距開縣之敗，元吉親至戰處，為文以祭陣亡將士劉士傑等，哀動三軍：「在夔門收召殘卒，登白帝以望賊騎，歷歷在山谷間。我師川湖諸將，反出其後，無一人禦之者，不覺撫脾流涕而痛昔日吾謀之不用也。」

三月，楊嗣昌至荊州之沙市，自殺。嗣昌引兵歸楚，傳箭召潰卒，順流東下，而賊已席捲出川，率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，殺督師使者於道，取兵符馳呼襄陽城門入之，夜半從中起，城遂陷。獻忠縛襄王，置堂下，屬之酒。曰：「吾欲斷嗣昌頭。嗣昌在遠，今借王頭，俾嗣昌以陷藩伏法。王努力盡此酒。」遂害之。嗣昌羞憤，抵荊州沙市之徐家園，伏毒以死。

壬午夏，達州城濠水盡變為血，城中井鳴。又劍州民家有滴血，污其門，城中數萬戶皆同。

冬□月，松潘兵變。松潘邊兵以索餉不給，聚眾數萬為亂，巡撫陳士奇以禍福諭之，眾迺定。

癸未，大足縣李結實如刀豆，川南李生黃瓜。占云：「李生黃瓜，民皆無家。仇離之兆也。」時，民家有儲米箕中者，粒粒躍出，頃刻布地。

又，梓潼縣龍江寺僧晨起汲水，見霞光燭天，潛伺之，少頃有麟浮出潼水，踰時迺隱。未幾，獻逆入。